airiti

金正恩時期中朝關係的合作與衝突：以國家利益觀點分析*

河　凡　植

（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副教授兼韓國研究中心主任）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從中國與北韓的國家利益角度，分析金正恩時期中朝之間合作與衝突的背景，進而探討雙方關係的走向。自習近平與金正恩於2013年分別出任中國與北韓的國家元首以來，由於中朝兩國皆採取對對方國家利益有所損失的政策，使雙方關係陷入緊張。就北韓的國家利益而言，穩定以金正恩為首的共產黨政權為第一要務。因此，金正恩上台之後，繼承金正日的「先軍政治」，持續研發軍事科技，進行試射導彈、第3次核試爆，採取「經濟、核武建設並進路線」，以凝聚國內團結，且處決危及金正恩政治權威的人物來鞏固其權力。另外，北韓對國防戰略上，將核武作為減少兩韓戰力差距、朝美協商的籌碼，以獲得美國的安全保障。但北韓的核武戰略危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中國的核心利益包括主權、安全、穩定，其周邊局勢以朝鮮半島經東海到南海影響最甚。因此中國反對北韓持有核武，並對北韓採取強硬態度，參與國際社會對北韓制裁，進而將北韓無核化作為與美國外交合作管道，並透過中美合作，實現北韓無核化。同時，尋找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方向。但北韓位於東北亞地緣政治的中心地帶，並鄰近中國東北地區。美國採取「重返亞洲」政策後，和南韓與日本加強安全同盟。在此情況下，北韓政權的狀況將會對東北亞國際政治局勢產生動盪，亦將會升溫中國的周邊局勢的不確定性，乃至對中國國家利益產生負面影響。因此，中國希望北韓維持一個穩定的共產政權，以維護其周邊局勢的穩定。從兩國國家利益上看，儘管金正恩認為，核武戰略維護北韓國防安全保障，使雙方關係造成衝突；然而，對中國而言，維護北韓共產體系的存續符合其國家利益。由此可知，雙方基於其國家利益仍將持續陷入反覆的合作又衝突的關係。

關鍵詞：北韓的國家利益、中國的核心利益、北韓的核武戰略、中國對北韓戰略、中朝關係

*　*　*

* 本文接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編號：105-2410-H-390-005-）的補助，特此感謝。

DOI：10.30390/ISC.201812_57(4).0001

airiti

壹、前　言

自金正恩與習近平於 2012 年和 2013 年分別出任最高領導人以來，兩國在雙方關係上互不理會對方的國內外政經處境並堅持本國的立場，使雙方陷於緊張關係。但中國於 2015 年 10 月 10 月派遣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至平壤參加北韓勞動黨建黨 70 週年閱兵式，且與金正恩進行會見，事後，雙方重啓邊境貿易，並改善雙方關係；使得人們關注變化莫測的中朝關係。雙方關係的時好時壞起因於兩國於北韓問題 (例如：北韓對核武政策與其相關經濟利益) 的立場分歧，因此將會產生雙方國家利益衝突。此問題牽涉到北韓政權的穩定，而由於地理鄰近，若北韓政權發生狀況將會導致中國東北地區的混亂。因此雙方對維持北韓政權的穩定具有共同利益，但對於維持北韓政權穩定的方法，尤其是北韓的核武政策，兩國之間的立場與利益不同。

金正恩政權認爲，爲了保障其政權的穩定，必須要研發核武，以提高非常規戰力。金正恩政權推動核武戰略目的除了將核武作爲對美談判籌碼以外，亦有政治和經濟的考量，由於金正恩著眼於其政治狀況和北韓的軍事與經濟狀況以及兩韓戰力的差距，故致力於加強核武等非常規性武器的能力，因此從金正恩政權角度上看，核武政策就是北韓的國家利益。然而，儘管金正恩政權推動核武戰略，凝聚國家向心力與軍部的忠誠，以鞏固其政治權威，乃至藉由核武發展改變南韓在兩韓傳統軍力上占優勢的狀況，超越南韓的武力，但也導致周邊國家的反彈，其中以南韓最甚，加強韓美安全同盟，使兩韓關係更爲緊張，亦加劇了朝鮮半島的安全不確定性，此涉及到中國發展經濟的周邊環境，並危及中國的國家利益。因此中國強烈反對北韓核武政策、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習近平指出，「任何國家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爲了使北韓放棄核武戰略，以習近平爲首的中國政權改變以往中國政府維護北韓政權的態度，參與國際金融制裁，停止中國銀行與北韓的金融交易，且從特殊關係的中朝關係，轉換爲正常的國家關係。此後，兩國關係陷於僵局。

由於相鄰地理關係，長久以來北韓對於中朝關係上具有地緣政治的戰略價值，成爲中國與西方勢力的緩衝地帶，扮演著中國東北地域的國防屏障。若北韓共產體制垮臺或被南韓吸收統一，中國將會面對由南韓或美國控制的朝鮮半島，使中國國防的負擔加大。因此中國認爲需要維持朝鮮半島北部的和平現狀，而一個獨立的北韓能在中國與駐韓美軍之間提供一個緩衝地帶。雖然中國希望北韓實現改革開放，也希望北韓能出現與當前的唯一體制相較更爲穩健的政權，但中國並不願意共產黨體制的垮臺，這是因爲中國對北韓的主要利益仍然在於北韓維持共產黨專制。因此，中國採取北韓政策時重視區域安全的考量，將北韓存續問題看待成中國的核心利益。正因如此，中朝關係仍然以安全戰略爲重。因此，中國對北韓具有雙重態度，即區別北韓存續問題與核武問題，一方面禁止被國際制裁的物資供應到北韓，另一方面，以日常的貿易與共同開發爲主，持續進行中朝經濟交流，使得北韓經濟與共產黨體制穩定下來，以期

airiti

確保安全戰略夥伴。

作者認爲，一國的國內外政策主要服務於其國家利益，爲了維護國家利益，制定對外關係戰略。金正恩上台以來，中朝關係之所以時好時壞，是因爲兩國之間具共同利益的同時，亦具矛盾關係，且依據其國家利益，兩國間反覆的合作與衝突。據此，本文將採用國家利益觀點，分析金正恩繼任勞動黨黨魁至 2017 年期間，中國與北韓兩國之間的合作與衝突關係。

貳、研究途徑的應用：國家利益

對一國而言，「外交政策」是關係到國家利益的概念，國家在執行對外政策上所推動的政策與行爲被看待追求其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因現實主義者的倡導而受到重視之後，成爲研究國際關係與國家的對外政策上廣泛使用的一個重要概念。現實主義認爲，國家利益概念是國家分析其在國際政治上面臨狀況、設定目標、行動指標的中心概念。依據傳統現實主義的概念，國際政治是權力政治，而國家利益的概念是權力政治的精髓，確定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是由這個國家的權力來決定的。國家不論大或小，一定要追求利益，以求自保或向外發展，①爲了達成此目的，將國家利益列爲制定外交政策時最重要考量因素，且國家運用各種資源，執行其對外政策，以實現國家利益。然而，國家利益由權力所限定、所確定的，因此國家的權力大，國家的利益就可能大；國家的權力小，國家的利益只能小。② Morgenthau 從權力的角度來界定國家利益，他認爲國家利益是追求權力，任何增強國家權力的政策符合國家利益，③且以「維護領土」、「制度」以及「文化」爲主的國家生存是國家的首要利益，在面對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中，國家爲了生存，將國家利益概念作爲國家政策的基準。④ Morgenthau 認爲，追求國家利益是達成國家目的之手段，⑤且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在於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以穩定追求國內的目的。⑥

對一國而言，外交政策正是追求與維護國家利益的管道，而外交政策則依據國家利益的優先順位（priority）而決定。所有國家都追求國家利益，但由於各國的國內狀況與對外情勢不同，因此，他們的國家利益之優先順位也有差別。有關國家利益的優先順位，Nuechterlein 區分爲生存利益（survival）、緊要利益（vital）、主要利益（major）、周邊利益（peripheral）。「生存利益」是指威脅國家生存的敵人軍事威脅；

註①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臺北：五南，1997 年），頁 207。

註②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2010 年），頁 223。

註③ 李登科、林文程、林正義、劉德海、鄧中堅，**國際政治**（蘆州：國立空中大學，1996 年），頁 72。

註④ Hans J. Morgenthau, “Another Great Debate: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6, No. 4（December 1952）, p. 973.

註⑤ Hans J. Morgenthau, “What Is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82（July 1952）, p. 1.

註⑥ Hans J. Morgenthau, *The Purpose of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60）, p. 8.

airiti

「緊要利益」是指影響到國家重大安全、政治、經濟與人民福利的事件；「主要利益」是指影響國家的經濟利益、政治穩定人民福利的事件；「周邊利益」是指不涉及國家福利的事件。⑦

國家利益的優先順位影響到國家目標、戰略以及政策的優先順位，然而，生存利益關係到國家的安全與生存，因此大多數國家都把生存與安全視爲國家利益的第一要務，尤其如同南、北韓，處於分裂狀況並強的圍繞的國家傾向於把安全列爲首要的國家利益。⑧ Holsti 基於外交政策目標的重要度與實現其目標時間的要因，將外交政策目標區分爲核心目標，如國家安全、維護領土、經濟福利、維護生活方式；中等範圍目標，如維持國家制度、支配區域、國家威新；長期目標，如創造出新的國際秩序、維護世界和平。⑨

國家利益連結到國家的目標，國家基於國家目標決定政策，而國家的行動來自於其政策，換言之，國家利益成爲國家行動上一般、持續的目標。國家目標是爲了確保、維護、增進國家利益的行爲。因此，在國家改變政治體制或權力交替的時候，在國家利益的方向之內，國家目標受到政權性格、時代狀況的影響。中共「十八大」大會中提出中國核心利益是「主權」、「安全」、「發展」，而在北韓提出作爲國家戰略的「並進路線」時，金正恩主張新的並進路線優點在於，不再追加投入其國防經費，有效提高戰爭抑制能力與防禦能力，且加緊經濟建設與提高人民生活。北韓核武政策涉及到兩國的國家利益的衝突，但在「長吉圖開發計畫」與「一帶一路」等地緣經濟上雙方亦具共同的經濟利益。由此可見，中朝之間反覆合作與衝突的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與本國利益與損害有密切關係，因此，作者認爲，「國家利益」的概念是把握雙方之間合作與衝突的最有效工具之一，也因此本計畫採用「國家利益」的概念分析中朝兩國所設定國家利益與其對對方的國家利益的影響，包括北韓核武政策對中國國家利益的影響，中國地緣政治與經濟對北韓國家利益的影響，乃至爲追求其國家利益而兩國展開的雙方關係。

參、中朝間國家利益與戰略

一、北韓的國家利益與生存戰略

北韓是極權國家，採取首領（國家元首）制的政治體制。首領制是首領透過黨領導軍隊與國家的政體。在首領體制下，北韓政權強調，革命的主體是「首領」、「黨」、

註⑦ Donald E. Nuechterlein,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Interest: A Time For New Approach,” *Orbis*, Vol. 23, No. 1 (Spring 1979), pp. 73~92，轉引自林碧炤，前引書，頁 208。

註⑧ 구영록, *한국의 국가 이익: 외교정치의 현실과 이상* (서울: 법문사, 1995), p. 31.

註⑨ Ole R. Holsti,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3, No. 1 (Winter 1989), pp. 15~44.

airiti

「人民」的統一體，且此三方之間的關係爲社會政治的生命體。⑩依據「國家利益」概念，國家的首要利益是國家的生存，從此角度上看，北韓的首要國家利益當然是國家的生存，且由於在首領體制下，北韓看作政權爲國家，國家的生存當然是指政權的生存。

金正恩於 2012 年 4 月分別接任勞動黨第一書記與中央軍事委員長以及國防委員會的第一委員長，掌控黨權與軍權並接任北韓最高領導人，並領導黨、軍隊以及國家，正式繼承北韓政權，因此北韓成立金正恩政權體制。然而，在金正恩上台之際，由於金正恩本身閱歷短淺、北韓長期經濟艱難，北韓軍隊與人民對金正恩政權仍有懷疑與不滿，另外，由於金正日採取「先軍政治」，推動核武計畫，加強非常規戰力，引發朝鮮半島局勢升溫，北韓遭受國際社會的經濟制裁並處於外交孤立。雖然金正恩繼承了北韓政權，但缺乏了穩定性。因此，對金正恩政權而言，解除對外不確定性因素與內部威脅因素是當前課題，也是確保政權生存下去的途徑。

爲了確保其政權穩定，金正恩採取「核武發展與經濟建設並進路線」，且將其作爲國內發展戰略與對外戰略的考量。金正恩主導並進路線，加強核武威攝力量，提高戰爭抑制能力與防禦能力，且將盈餘部分投入經濟建設，引導國內的經濟發展。於是，金正恩持續謀求推動核武發展，同時加快經濟步伐，推動「628 經濟改革」，以力求提高經濟生產量與人民福利。並進路線的目的在於，北韓同時推動核武與經濟發展，但由於金正恩的核武發展戰略，卻深化北韓在外交與經濟上的孤立，阻礙北韓經濟發展。然而，對北韓而言，首要國家利益是金氏政權的生存，次要利益是北韓的經濟發展，因此並進路線重點是核武發展，其次是經濟發展，也因此儘管遭遇國際經濟制裁，仍堅持推動核武發展。

金正恩的並進路線主要針對是美國。北韓對美國戰略是藉由核武試爆與飛彈試射，展現出其核武力量發展，嚇阻美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⑪另外，將核武發展作爲促使美國進行朝美核武談判的籌碼，試圖與美國接觸，重啓朝美對話，且在與美國對話上，強化對美國的核武協商力，確保優勢地位，藉此運作對本國有利的談判，進而實現朝美關係正常化，與美國建立國家關係，同時，將核武問題連結到朝鮮半島和平協定，與美國簽署和平協定，以終止停戰狀況，藉此獲得美國的安全保障。金正恩政權堅持核武計畫的主要原因是利比亞格達費（Gaddafi）政權的跨臺，格達費政權屈服西方的經濟制裁，放棄其核武計畫，但後來國內爆發叛亂時，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支持利比亞叛軍，格達費無法阻止美、法支持叛亂分子，2011 年 10 月被叛軍處決，利比亞的遭遇讓北韓當局相信，堅持核武才有活路。⑫金正恩認爲，放棄核武導致其體制

註⑩ 서동만, “북조선의 유교 담론에 관하여: 김정일의 통치 담론을 중심으로,” *통일문제연구*, 제 18 권 제 1 호（2006）, p. 117.

註⑪ 김성철, “북한의 핵억제론: 교리, 전략, 운용을 중심으로,” *평화학연구*, 제 15 권 제 4 호（2014）, pp. 126~133.

註⑫ 楊少強，「金正恩六度核試爆 錢到底從哪來？」，**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6837/2689650，檢索日期 2017 年 9 月 20 日。

airiti

垮臺，因此確實獲得其安全保障之前，決不放棄核武計畫，且以自衛措施爲由，持續試圖核武發展。

北韓獲得美國的安全保障的主要原因在於，由於兩韓之間的軍事緊張以及韓美透過加強其軍事同盟施壓北韓，此舉惡化北韓的對外安全環境，加劇北韓外部的不確定性，因此北韓政權的生存遭到威脅，然而，由於兩韓之間的經濟實力懸殊，北韓政權無法拉近與南韓傳統軍力的差距，加上，雖然南韓進步派政府在兩韓合作的考量下，採取包容政策，推動經濟合作交流，進行軍事當局對話，藉此改善雙邊關係，但保守派政府上台就採取敵對政策，提出以北韓先放棄核武爲前提的兩韓政策，停止兩韓經濟合作交流，同時，加強韓美軍事同盟，施壓北韓放棄核武。爲了脫離韓美同盟的施壓，金正恩政權試圖接觸美國，以推動朝美對話，同時，對南韓展開對話攻勢，但在對話戰略上，堅持與美國推動核武對話，且與南韓對話限於除核武外的其他領域。北韓認爲，與美國建立良好關係是體制生存上的關鍵因素，其原因是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就是獲得美國安全保障上的最有效途徑，另外，北韓主張，其核武研發對美國安全威脅的自衛對應，因此，面對美國與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與經濟制裁，北韓堅持核武開發的主要理由在於體制的生存，也因此，北韓將核武作爲體制生存的最有效手段，透過核試爆，獲得美國承認北韓的「擁核國地位」。⑬

基於此考量，金正恩上台後連續進行第 3、4、5、6 次核試爆，展現出其核武能力的發展，並要求美國承認北韓的「擁核國地位」。北韓將以核武發展作爲與美國的協商籌碼，推動與美國進行核武對話，藉此謀求美國撤除駐紮南韓的美軍、建交雙方國家關係、簽訂朝鮮半島和平協定、解除對北韓的制裁，另外，北韓強烈反對美國對南韓提供核傘保護，也因此堅持與美國進行核裁軍協商，爲此，北韓希望主導朝美之間的核武協商。同時，爲了達成核武戰略，金正恩政權的外交政策從守勢外交轉換爲攻勢外交，堅持強硬外交政策，推動全方位外交政策。強硬外交政策是藉由核試爆與飛彈試射，對周邊國家加重軍事威脅，藉此弱化美國對北韓圍堵，同時強化對美國的核武協商力，而全方位外交政策則以實用性經濟政策作爲外交手段，與資本主義國家推動經濟合作關係，確保經濟實利。⑭透過攻勢外交政策，北韓進行朝美之間的秘密接觸，但雙方之間的秘密接觸停滯不前，並未進入官方對話與協商的階段，另外，在全方位外交考量下，金正恩派遣北韓高層人士至歐洲、聯合國、南韓，且接近俄羅斯與日本，謀求改善外交關係，以力求脫離外交與經濟孤立，但由於北韓堅持核武發展與國際社會反對北韓核武發展，北韓的全方位外交並無獲得其成果，北韓仍處於外交與經濟孤立狀況。

面對強大的國際壓力，雖然北韓持續進行核試爆與飛彈試射，展現出核武力量的發展，並威脅美國與其同盟，藉此促使美國進行核武談判，但以對應北韓的軍事挑釁爲由，美國卻加強美日韓軍事同盟，加強軍事壓迫，且中國也加入國際制裁的行列，

註⑬ 박영민, “김정은 정권의 대외전략과 그 요인 연구: 한국의 대북정책에 주는 함의,” *한국동북아논총*, 제 73 호 (2014), p. 216.

註⑭ 박인휘, “고립 탈피를 위한 전방위외교 총력전,” *북한*, 통권 제 515 호 (2014), pp. 45~51.

airiti

對北韓落實經濟制裁，因此，北韓在國際社會上的外交與經濟孤立更加嚴重。儘管如此，金正恩政權利用中國與美國在東亞角力的態勢以及其在中國地緣政治與戰略上的重要性，持續進行「核武、飛彈」研發，且對美國採取攻勢外交，藉此表示決不放棄核武戰略的意思。對金正恩時期中美角力而言，由於中國對周邊區域採取強勢外交以及美國採取「亞太再平衡」戰略，與東亞同盟夥伴加強合作關係，牽制中國。由於中美之間的角力，東北亞區域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北韓在中國戰略與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也再度提高，因此中國從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角度切入，希望在北韓區域仍存在共產政權體制，亦即中國不樂見美軍勢力擴及與中國接壤的邊界以及金正恩政權垮台可能引發難民危機，因此，雖然中國加入國際制裁的行列，對北韓採取經濟制裁，但也反對導致北韓垮臺的嚴厲制裁。在中美爭霸競爭戰略環境下，金正恩選擇核武戰略，維護其生存利益。⑮

二、中國的國家利益與北韓戰略

如同國際社會的任何國家，中國也強調實現國家利益的重要性，並以國家利益作爲對外戰略的根本原則與指針，採取外交路線與戰略。中國的國家利益包括多元內容，中國學者閻學通將中國的國家利益區分爲經濟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以及文化利益。⑯中國透過與國際體制的互動，實現其國家利益，中國的主觀性認知結合國際體制的可觀性結構，中國追求的國家利益有異，由於國際體制的改變與中國國家目標的變化，國家利益的優先順位也產生變化，⑰例如，1950 年代美國對中國採取軍事包圍政策，1960 年代中蘇關係惡化，因此毛澤東時期中國建立強大軍事力量作爲根本的國家利益之一，重視安全利益；冷戰結束後，軍事建設在國家利益中的重要性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經濟利益成爲首要的國家利益，故而鄧小平與江澤民時期中國「優先經濟利益」；至於 21 世紀，胡錦濤與習近平時期中國強調「捍衛中國」的核心利益。

依據重要程度，國家利益分爲「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其中，「核心利益」是指關於國家存亡、決不能退讓或進行交易的重大利益。因此，針對中國核心利益相關議題，中國採取強硬態度，推動攻勢外交政策，不惜武力衝突。中國官方話語中，「核心利益」一詞出現於 2004 年，且核心利益是指臺灣，此後，具體核心利益的範疇是隨著環境的變化而擴大，其核心利益包括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國家統一、政治制度，且牽涉到核心利益的區域，從臺灣、西藏、新疆擴大到朝鮮半島、東海、南海。由於持續擴大中國核心利益的範疇，中國反覆修正核心利益的內容與範圍。韓國學者 Lee Min-gyu 以中國核心利益作爲關鍵字，分析中國人民日報的報導內

註⑮ 차동길, “김정은 집권 시기 북한의 전략결정요인에 관한 해석적 연구,” *한일군사문화연구*, 제 22 권 (2016), p. 86.

註⑯ 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

註⑰ 김애경, “중국의 국가이익 재구성 분석: 대 개도국 외교 전략 변화를 중심으로,” *민주사회와 정책연구*, 제 23 호 (2013), p. 150.

airiti

容（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27 日），依據他分析的結果，至 2009 年爲止，中國核心利益主要包括臺灣、西藏、新疆、澳門等國家主權與國家統一問題，自從 2010 年起包括國家政治制度、社會安定、持續發展相關議題，另外，習近平時期，中國外交政策上強調核心利益。⑱

表 1 時期別中國核心利益

年度	內容與範圍
2004	臺灣
2005	臺灣、國家主權、領土完整
2006	臺灣、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歷史
2007	臺灣、國家主權、領土完整
2008	臺灣、國家主權、國家安全、西藏、發展利益
2009	臺灣、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西藏、國家統一、澳門、新疆、民族團結、南海主權
2010	臺灣、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西藏、國家統一、釣魚臺、核心價值觀、公民文化
2011	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國家安全、西藏、發展利益、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民族尊嚴、國家政治制度與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領空安全、土地
2012	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國家安全、發展利益、國家統一、澳門、釣魚臺、海洋權益、香港
2013	臺灣、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國家安全、發展利益、國家統一、釣魚臺、國家政治制度與社會大局穩定、海洋權益、意識形態、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核心商業機密
2014	臺灣、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國家安全、西藏、發展利益、新疆、核心價值觀、民族尊嚴、海洋權益、獨立、數據主權、法輪功、資訊疆域、基本制度、南海
2015	臺灣、國家主權、國家安全、西藏、澳門、新疆、香港、意識形態、人民福利、國家現代化、祖國和平、科技創新
2016	臺灣、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國家安全、西藏、發展利益、國家統一、澳門、新疆、民族尊嚴、海洋權益、香港、國家獨立、人民福利、南海、東海、國家政權、邊境利益、朝鮮半島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報導（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27 日），轉引自이민규, “중국의 국가핵심이익 시기별 외연 확대 특징과 구체적인 이슈,” p. 51.

另外，在國家層次上首次定義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的是前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他於 2009 年在中美戰略對話上提出中國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維護基本制度和國家安全，其次是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第三是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此後，中國國務院於 2011 年透過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重新界定出中國核心利益的範疇，例如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從地理位置與國家權力上看，中國位於東亞地區，且中國的國家權力僅是一個地區強國，因此中國的主要利益集中於東亞，東亞是能夠較多實現自己利益的區域。⑲因此，改革開放以來，針對東亞區域，中國在發展利益考量下，以營造有利於經濟發展、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作爲對外戰略基調，採取以和平發展爲主的外交政策，但至

註⑱ 이민규, “중국의 국가핵심이익 시기별 외연 확대 특징과 구체적인 이슈,” *중소연구*, 제 41 권 1 호（2017）, pp. 41~75.

註⑲ 閻學通，前引書，頁 112。

airiti

於習近平時期，由於中國強調捍衛中國核心利益，將捍衛核心利益作爲和平發展的前提與基礎，因此中國對外戰略的基調從和平發展轉變爲和平發展與捍衛核心利益。習近平轉變其對外戰略基調目的在於，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反映於對外戰略，同時，對應美國的亞太在平衡戰略。中國的對外戰略基調變化影響到東亞政策，中國對東亞區域採取攻勢外交政策，藉此試圖抑制美國對東亞區域影響力，並增加其對東亞的影響力。東亞是中國的國家利益與美國的國家利益相衝的區域，在東亞，中國是區域強國，美國是霸權國家，兩國爲了捍衛其國家利益而展開戰略競爭，兩國之間的戰略競爭影響到區域國家之間戰略、安全、經濟關係以及朝鮮半島問題。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不僅使東北亞的地緣政治風險升溫，也凸顯了朝鮮半島在中美略上的重要性。美國爲了在東北亞戰略上占據優勢，試圖形成美日韓安全同盟與在南韓部署薩德系統（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對此，中國強烈反對，逼迫南韓放棄部署薩德系統，因此，圍繞著南韓部署薩德系統，中美雙方出現了意見分歧與齟齬。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影響到中國的朝鮮半島政策，亦即中國爲了增加其對朝鮮半島問題的影響力並弱化美國的影響力，管理與南韓、與北韓關係。⑳

中國對朝鮮半島政策基於其認同與對外思考的變化。胡錦濤政府在具「發展中國家」的身分認同下，擬定中國對外戰略，習近平政府把國家身分認同轉換爲大國，調整其對外戰略以及朝鮮半島戰略。基於其自我認同，中國的戰略思考可分爲三，「地緣政治論」、「發展中國家論」以及「新興大國論」，「發展中國論」基於自由主義或建構主義的戰略思考，而「地緣政治論」與「新興大國論」著重於現實主義的戰略思考。習近平政府在決策上採取發展中國家論的戰略思考，但新興大國的戰略思考逐漸在增加，對外戰略思考的變化影響到朝鮮半島政策。㉑

由於中國與朝鮮半島地理相近，朝鮮半島局勢緊張影響到中國營造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且涉及到中國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北韓核武是導致朝鮮半島緊張的主要因素，影響到中國的國家利益。因此中國對朝鮮半島政策上著重於和平與穩定、維持現狀，且在此考量下，謀求北韓政權的生存、北韓體制的改革、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以及謀求中韓關係的穩固發展。據此，中國在朝鮮半島政策與北韓核武問題上提出三個原則，例如和平與穩定、無核化、通過對話解決問題，且在此政策優先順位上，維護和平與穩定放在首位，基於此原則，採取對北韓政策。中國對北韓政策的原則包括：維持北韓體制的穩定；解決北韓核武問題與朝鮮半島無核化；維持對北韓影響力；引導北韓走向改革開放。㉒中國在此考量下，面對金正日的猝死，胡錦濤政府支持由金正恩來迅速掌握北韓政權，習近平也在 2012 年 11 月出任黨總書記之際，公布訪問北韓、

註⑳ 신종호, “시진핑 시기 중국의 대외전략 변화와 한반도 정책에 대한 영향,” *통일정책연구*, 제 25 권 제 2 호（2016）, pp. 135~146.

註㉑ 김흥규, “시진핑 시기 중국의 대한반도 전략사고의 변화와 함의,” *신아세아*, 제 22 권 제 4 호（2015）, p. 42.

註㉒ 朴炳光，「胡錦濤時期中國對北韓政策及其對北韓核武問題之認知」，**全球政治評論**，第 31 期（2010 年），頁 33~39。

airiti

表 2 中國的戰略思考與政策方向

	地緣政治論	發展中國家論	新興大國論
對國際地位的認同	大國	發展中國家	新興大國
與美國的關係	競爭	合作	避險
對東北亞的地位	傳統大國	地域大國	全球性大國
朝鮮半島政策	修復影響力	維持現狀	在南、北韓之間保持平衡，在維持現狀下推動變化
對韓國政策方向	不友好	外交合作對象	包容或施壓都可以、據點國家、中韓同盟
對北韓的認知	傳統友邦、戰略性資產	搗亂者（troublemaker）	雙重認知（戰略性資產與負擔）
對北韓政策手段	政治支持與經濟援助	經濟援助與外交上說服	包括壓力的綜合性手段
對應北韓劇變事態	軍事介入	透過與韓美解決問題	重視透過聯合國的介入、分割朝鮮半島、多邊主義
對朝鮮半島統一的看法	將北韓作爲緩衝地帶、心理支持由北韓主導的統一	在支持自主與和平統一的原則下反對變更現狀	支持和平統一、可以容忍由南韓主導的統一
對朝鮮半島政策概念	唇亡齒寒	韜光養晦	主動作爲、奮發有爲

資料來源：김흥규, “시진핑 시기 중국의 대한반도 전략사고의 변화와 함의,” p. 43.

寮國以及越南的計畫。習近平公布訪朝計畫後也收到消息金正恩在金正日死亡 1 年之際將發射火箭「光明星 3 號」(2 期)，因此派當時全人大常務委副委長李健國至平壤，透過他轉達北韓停止核武試爆與飛彈試射，就保持既有的友好關係，並提供援助，包括原油 50 萬頓、糧食 10 萬噸以及肥料 2000 萬美元。然而，金正恩指出核武試爆與飛彈試射屬於國家主權，拒絕習近平的提案，2012 年 12 月發射火箭，且 2013 年 3 月進行第 3 核試爆。㉓

金正恩政權不理睬中國的反對，進行軍事挑釁，導致朝鮮半島局勢緊張，增加朝鮮半島狀況的不確實性，另外，使得韓美強化軍事同盟，讓美國在朝鮮半島戰略地位上占優勢，導致中國周邊安全局勢的惡化。因此在北韓第 3 核試爆之際，習近平政府改變對朝鮮半島政策的優先順位，將原先和平與穩定、無核化、推動通過談話協商解決問題的政策順序，轉變爲把無核化置於優先位置，再者爲和平與穩定、推動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基於此，中國調整對朝鮮半島政策，對南韓方面，加強合作關係，降低南韓過度偏向美國；對北韓方面，採取經濟制裁，以其抑制北韓核武發展與平衡美國在朝鮮半島的戰略地位，因此中朝、中韓關係也改變，中朝間「特殊」關係轉換成「正常」關係，並且執政黨間戰略對話調整爲外交部門的對話。反之，中韓舉辦副總理等級戰略對話，藉此顯露出中國重視韓中戰略關係。㉔儘管如此，發展利益是中國核心利益之一，中國爲了達成持續經濟成長，需要穩定的周邊環境，維護國家安全，

註㉓ 고수석, “北 영해 침범 땐 발포, 친중파 제거, 미·러 활용해 중국 견제,” *중앙선데이*, http://news.joins.com/article/21964638?cloc=Joongang|sundayhome|popularnews. 검색일자 2017.9.24.

註㉔ 河凡植，「中國大陸建構新型大國關係戰略與其對南北韓政策的影響：從權力轉移觀點分析」，**展望與探索**，第 12 卷第 5 期（2014 年），頁 67~68。

airiti

尤其面對美國採取「亞太再平衡」戰略，試圖強化美日韓同盟，以圍堵中國，中國不能忽視北韓在戰略與地緣政治上的價值，㉕需要維持北韓政權的生存與中朝之間友好關係，以維護安全上的緩衝地帶。在此考量下，雖然中國譴責北韓的核武試爆與飛彈試射，並加入國際制裁的行列，對北韓採取經濟制裁，但拒絕對北韓做出全面的制裁，保持一定程度上的經濟合作，仍扮演北韓最大的經濟夥伴。中國對中朝經濟合作的目的在於，透過中朝經濟合作，保持北韓的經濟與民生，並引導北韓核武戰略的變化，同時，增加對北韓影響力，藉此對應美國的再平衡戰略。㉖從此角度上看，中國在中朝關係上地緣利益優先於經濟利益。

肆、中朝在雙方關係上的國家利益與衝突

一、北韓核武戰略與中國核心利益間的衝突

一般而言，由於地緣關係，中國與北韓之間形成了「唇亡齒寒」，也因此兩國看待雙方關係是透過「血盟」所建立「傳統友好」關係。然而，兩國之所以維持「傳統友好」關係是因爲雙方保持友好關係符合各自的國家利益，因此雙方對對方的政策基於其國家利益，反之，此種關係表示爲了自身國家利益，中國與北韓都會採取損害對方國家利益的對外戰略。對中國而言，從地緣政治上看，北韓位於中國與南韓之間，是與美國之間的緩衝地帶。維護緩衝地帶符合中國的地緣政治與戰略利益，北韓的存在符合中國在朝鮮半島上的戰略價值，另外，北韓政權的穩定有利於維持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的環境，且可以營造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穩定周邊環境，因此在此考量下，中國向北韓提供政治經濟支援，防止造成北韓政權的不穩，在此過程中，中國對北韓發揮政治影響力，甚至，干涉北韓內政，促使北韓配合中國的戰略。對北韓而言，爲了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需要中國的軍事支援與經濟援助，但中國干涉北韓的內政，壓迫北韓政權的自主性，因此北韓對中國戰略目的有二：第一，在維護政權考量下，警惕中國對北韓內政的影響力；第二，基於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考量，充分利用中國的經濟實力與外交力量。㉗

北韓金正恩政權與中國習近平政權基於其國家利益，分別採取核武戰略與朝鮮半島無核化政策，但該政策損害對方的國家利益，雙方反對或不配合對方，堅持自身的立場。對金正恩政權而言，核武發展戰略是生存戰略，對國內政治上，加強其統治地位。在北韓，軍隊是政權的主要勢力，擁有軍隊的支持是一種權力的依據，因此金正恩繼承其父親金正日的「先軍政治」，持續推動核武發展，獲得軍隊的信任與支持，但

註㉕ 박형준, “중국의 대북정책 결정 요인 연구: 북한 핵실험을 중심으로,” *평화학연구*, 제 16 권 제 4 호 (2015), p. 90.

註㉖ 리단, “시진핑 시기 중국의 한반도 전략 패러다임 분석,” *평화학연구*, 제 16 권 제 3 호 (2015), p. 22.

註㉗ 현성일, *북한의 국가전략과 파워엘리트* (서울: 선인, 2011), p. 346.

airiti

對金正恩而言，相較於金正日，由於金正恩脆弱的權力基礎，體認到金正日時期「先軍政治」龐大的軍隊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勢力，因此金正恩建立以「黨」爲中心的領導體制，並設定核武發展計畫爲國家優先事業，建立以「最高司令」爲中心的單一指揮體制，另外，金正恩主導北韓的核武發展，加強核武相關組織的指揮權力，軍隊編制從陸、海、空軍改制陸、海、空軍以及戰略軍，藉此加強其對軍隊的掌握，以奠定其統治地位。㉘另外，對外戰略上，金正恩透過核武發展，加強其防禦力，對應美國的安全威脅，同時，在其防禦力基礎上，脫離其對中國的安全依靠，抑制中國對北韓影響力與內政干涉，藉此維護其政治自主性與政策自律性。㉙從此角度上看，對金正恩而言，核武是抑制外國勢力干涉北韓國內政治的主要手段，也是維護其政權安全的後盾。因此面對親中經濟改革派與堅持發展核武的軍隊之間進行政治鬥爭，金正恩政權肅清親中派，表示北韓堅持推動核武戰略，另外，進行軍隊的新老交替，培育親信軍隊勢力，藉此強化政權的穩定，另外，透過核武能力發展，試圖促使美國進行核武談判，獲得美國的安全保障，以期確保國家安全。

然而，對中國而言，北韓的核武發展導致朝鮮半島局勢緊張升溫，不僅破壞朝鮮半島區域的穩定性，且影響到中美關係與中韓關係，乃至於向日本給予擁有核武的藉口，此舉加劇中國的周邊局勢，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因此中國對北韓戰略採取朝鮮半島無核化，應對北韓進行核武試爆與飛彈試射，強烈譴責金正恩政權的作爲，並加入國際社會對北韓經濟制裁的行列，以促使北韓放棄核武戰略。然而，金正恩不理睬中國的反對，2016 年強行實施第 4、5 次核試爆，提高核攻擊能力，藉此展露擁有核武的堅決態度。然而，北韓的第 4、5 次核試爆對南韓軍事安全產生嚴重威脅，爲了警惕北韓軍事挑釁，必須提高其防禦能力，因此南韓提升韓美軍事同盟的水準，也接受美國的要求，決定部署薩德系統（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與簽訂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由此可見，北韓的核武發展戰略引起南韓部署薩德系統，促使朝鮮半島形成北韓「核武」與南韓「薩德系統」的對抗局面。

中國認爲，爲了控制南韓與強化美國軍事力量長期存在於朝鮮半島與東北亞，美國並不希望眞正解決北韓核武問題，而是將北韓核武問題長期化，並將責任推給中國，從而在戰略上遏制中國，㉚也認爲，南韓部署「薩德系統」表示著南韓放棄在安全上偏向美國、在經濟上重視中國的「中美平衡外交」。㉛在此情況下，美國透過南韓部署「薩德系統」與簽訂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形成美日韓安全同盟，尤其是南韓部署薩德系統時表示，南韓加入美國的導彈防禦（Missile Defense, MD）系統，參與美國

註㉘ 김보미, “김정은 정권의 핵무력 고도화의 원인과 한계: 북한의 수직적 핵확산과 정권안보,” *국방정책연구*, 제 33 권 제 2 호（2017）, pp. 51~53.

註㉙ 서정경, “중국은 왜 북한의 핵개발을 저지하지 못하는가?,” *북중관계다이제스트*（서울: 다산출판사, 2015）, pp. 34~35.

註㉚ 李敦球，「朝鮮半島地緣政治的變化及中國新的戰略抉擇」，**環球網**，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7-01/9931743.html，檢索日期 2017 年 1 月 15 日。

註㉛ 李軍，「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成因與解決之道」，**自由微信**，https://freewechat.com/a/MzI4ODE0MjA3Nw==/2652358703/1l，檢索日期 2017 年 1 月 15 日。

airiti

圍堵中國的戰略。這使得美國在朝鮮半島與東北亞區域戰略上占據優勢，破壞區域上的戰略平衡，嚴重威脅中國的戰略利益。面對 2016 年南韓決定部署薩德系統，中國將朝鮮半島列爲中國核心利益範疇裡，對南韓推動攻勢外交，透過經濟報復，逼迫南韓放棄部署薩德系統，然而由於南韓部署薩德系統關係到美國的 MD 體系，美國不會撤銷薩德系統，面對北韓核武發展，南韓部署薩德系統，加強韓美安全同盟。從此觀點上看，由於中朝之間戰略上的衝突與利益關係，中國無法讓金正恩政權放棄核武，美國卻以北韓核武發展爲由，加強東北亞戰略同盟，圍堵中國，因此中國的朝鮮半島無核化政策遭遇挫折。反而，南韓部署薩德系統所導致的中韓之間與中美之間角力，對金正恩生存戰略產生正面作用。由於南韓部署薩德系統，美國在朝鮮半島戰略上占據優勢，在此情況下，更加凸顯北韓對緩衝地帶的地緣政治價值，北韓在中國戰略上的重要性再度上升。另外，儘管南韓主張，部署薩德系統是針對北韓，但實際上，薩德系統威脅不了北韓，只有導致美中、韓中、韓俄之間的糾紛，產生新冷戰結構。在此新冷戰結構下，中俄爲了確保其戰略利益，抑制美國的戰略擴散，在此過程中，北韓穩定獲得戰略利益。㉜

然而，對中國而言，北韓無核化不僅有利於維護良好的周邊環境，且與周邊國家具有交集利益，因此習近平政府將朝鮮半島政策放在中國大國戰略的棋盤上，且以北韓無核化爲媒介，試圖建立對外合作關係，換言之，對中美關係而言，將北韓無核化作爲中美外交合作的管道，尋找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線索，對中俄關係而言，以利益交換，積極強化雙方之間戰略合作，藉此制衡美日對北韓主戰派發動戰爭的激進作爲，且藉由俄羅斯促成北韓參與對話，對中韓關係而言，改善與文在寅政府的關係，彈性處理薩德問題，藉此與兩韓改善關係。

二、中國與北韓共同利益

中國仍然重視北韓戰略地位的原因在於，對應兩韓關係緊張、美國再平衡戰略。中韓建交以來，中國對朝鮮半島上採取南、北韓等距外交政策，對北韓提供政治外交支援，加強雙方經貿合作，維護北韓政權穩定；對南韓採取「以經促政」政策，兩國合作交流從經貿交流提升到安全合作，藉此擴大對南、北韓的影響力。儘管中國具有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力，但中國的影響力無法解決一觸即發的南、北韓緊張關係，而南、北韓關係緊張導致朝鮮半島局勢升溫，因此損失中國在朝鮮半島上的戰略利益。中國採取兩韓政策，中朝、中韓關係都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但中國對南韓、北韓政策考量大不同，在戰略上重視北韓、在經貿上重視南韓。中國重視與北韓的戰略關係主要原因在於，儘管中韓關係取得了巨大發展，但南、北韓仍在軍事對峙的情況下，對南韓而言，美國是最大軍事安全同盟，透過派出的駐韓美軍與進行韓美軍演，以協助南韓的軍事安全，而南韓則依賴韓美同盟，制衡北韓的軍事威脅，因此，無論進步派或是保守派，南韓都重視韓美同盟關係，著重於「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考

註㉜ 김흥규, “4 차 북한 핵실험과 사드의 국제정치,” *통일정책연구*, 제 25 권 제 1 호 (2016), p. 54.

airiti

量，採取外交戰略。另外，中國認爲，在東亞區域，美國強化其同盟體制，圍堵中國周邊，且調整其亞太區域軍事力量的戰略重點爲「第二島鏈」，藉此希望在「第二島鏈」與中國之間造成權力眞空狀態，並在其區域發生亞洲國家與中國之間的衝突，因此，若中國與北韓發生衝突或是中國同意美國全面封鎖北韓，這就是中國捲入美國與日本試圖離間中朝關係的詭計，在此情況下，中國出現對北韓政策決策上，重視北韓地緣政治的戰略價值，爲中國的國家利益而保持友好中朝關係的態度。㉝因此在地緣政治考量下，中國維護北韓體制的生存。

此外，中國之所以維護北韓的生存，是因爲北韓的垮臺直接影響到中國持續經濟發展。若由於北韓的垮臺與發生大量難民而破壞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中國將立即受到影響，有可能會發生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問題，且無法專注於經濟增長。一旦經濟停止增長，由於中國國內面臨的貧富差距、地區差距、社會階層的差距、失業問題，也有可能出現其內部分裂和混亂。㉞因此，北韓的生存是中朝之間的共同分母，也是兩國的核心利益，由於兩國之間具有共同核心利益，彼此願意持續保持雙方合作關係。儘管中國在朝鮮半島上的國家利益在於無核化，但由於北韓政權的存在給予的國家利益仍大於因北韓擁核而造成的損失，㉟因此中國不能放棄北韓政權。由於北韓政權的存在，使得中國在朝鮮半島上可以確保戰略緩衝地帶，中國仍然希望北韓政權的存在。

由於北韓進行第 5、6 次核試爆，美國考慮採取對北韓軍事行動，且中國也加緊對北韓的制裁，因此美朝關係陷入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中朝關係更加陷入僵局。在此情況下，美國透露，萬一金正恩政權垮臺，美國將從南韓北上拿下北韓核武，美國保證，撤離也會往南韓撤離，絕對不會越過中國與北韓邊界。㊱然而，美國對北韓動武，導致美國與北韓開戰，結果破壞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因此習近平政府反對川普政府對北韓動武，提出「雙暫停」倡議與「雙軌並行」思路，堅持以和平與外交方式解決北韓核武問題。

在遭遇國際社會經濟制裁以及兩韓關係僵局的狀態下，北韓的經濟必須要依靠中國的經濟援助與中朝合作，因此，儘管北韓核武問題變得更嚴重，但中國試圖透過持續進行雙方經貿合作交流，深化北韓對中國的依存度，這就是中國對北韓核武的因應戰略，也是透過經濟逐漸馴服對方的中國傳統戰略。對中國與北韓而言，雙方關係是困境（Dilemma）關係。從北韓觀點上看，儘管警惕其對中國依存度的深化，但在透過經濟成長推動政權穩定的狀態下，不能拒絕中朝經濟合作與中國的投資，㊲仍願意保持

註㉝ 서정경, “북중관계의 새로운 변화와 동맹의 딜레마,” *성균차이나브리프*, 제 3 권 제 1 호（2015）, p. 44.

註㉞ 朴炳光，「應對朝鮮半島突發事變的中國外交及軍事戰略」，**全球政治評論**，第 46 期（2014 年），頁 69~70；정재홍, “중국의 대북정책 변화와 한반도 다자안보체제 구축 가능성 고찰,” *중국지식네트워크*, 제 5 권（2015）, p. 33.

註㉟ 윤대규, *북한에 대한 불편한 진실*（서울: 한울, 2013）, p. 118.

註㊱ 「美立場疑軟化 就等北韓肯談」，**蘋果日報**，https://tw.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20171214/37873524，檢索日期 2018 月 3 月 2 日。

註㊲ 서정경, “북중관계의 새로운 변화와 동맹의 딜레마,” p. 45.

airiti

中朝經貿合作關係，儘管北韓不滿意中國的制裁，但不得不承認中國對北韓的影響力，因此試圖透過中國解除政權不穩定因素，強化中朝友好關係，要求中國支持北韓體制的穩定以及提供經濟支援與合作。從中國觀點上看，北韓核武發展戰略與邊緣政策，破壞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環境，將促成區域各國加速核軍備競爭，刺激中國的周邊局勢，威脅中國的核心利益，但北韓政權的存在也是中美之間緩衝地帶，提防美國再平衡戰略，因此中國不希望北韓跨台，也不願意北韓核武問題引發中國的國家利益損失，因此中國具有抑制北韓核武的政策手段（例如中國對北韓停止糧食支援與輸油），但該措施影響到北韓體制的存在，㊳因此中國對北韓有能力發揮其影響力，但不使用其影響力，採取現狀（status-quo）戰略，將北韓置於其影響圈下，持續採取北韓政權的穩定與朝鮮半島無核化的態度。㊴

中國在北韓戰略上，追求無核化的目標，同時，力求維護體制穩定的目標，因此中國強烈譴責北韓，同意聯合國安理會對北韓的制裁決議，強烈實施採取對北韓的經濟制裁，同時，反映於例外條款，北韓維持體制上所需的物資（例如民生用品與人道主義的支援）排除在經濟制裁項目外，藉此不讓北韓受到來自實施強烈制裁的威脅。針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第 2270 號，中國提出對北韓制裁實行報告書呈現出中國強烈實行對北韓制裁與重視北韓體制穩定的立場，依據此報告，刪除了決議履行不得影響北韓發展與北韓與外國之間正常交流的內容，但增設例外條款：北韓民生與人道主義上的需求，排除在中國對北韓貿易制裁外，藉此中國試圖防止與管理北韓體制的不穩定狀態。㊵儘管中國的經濟制裁對北韓產生巨大影響，因此北韓指責中國採取經濟制裁，試圖透過加強與俄羅斯的經貿合作，抑制其對中國的經濟依存度，但在 2016 年北韓全體對外經貿金額（65.3 億美元）當中，中俄經貿規模只占 1.18%（7.6 千萬美元），而中朝經貿則占 92.72%（60.6 億美元），㊶相較於中朝經貿比重，朝俄經貿規模微不足道，此外，隨著中國對北韓持續採取經濟制裁，以邊境區域爲主，走私貿易日益盛行，其規模估計 150-180 億美元，比起雙方之間正式貿易金額大於 2-3 倍，㊷因此中朝經貿合作在北韓經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北韓不得不仍然依靠與中國的經貿合作。

然而，中朝經貿交流（尤其是中國對北韓提供石油）造成聯合國對北韓經濟制裁效果不彰，讓北韓經濟還有餘力，金正恩政權依然推動其核武發展，結果其核武能力即將成熟。美國對此強烈反彈，施壓中國加緊對北韓的經濟制裁，同時顯示對北韓不惜採取軍事行動，因此朝鮮半島陷於一觸即發的僵局，中國的周邊局勢也加劇了。爲

註㊳ 차상훈, “중국의 대（對）한반도정책: 책임대국과 시진핑의 대북정책 딜레마,” *한국과 국제정치*, 제 30 권 제 1 호（2014）, p. 76.

註㊴ 황지환, “김정은 시대 북한의 대외전략: 지속과 변화의 병진노선,” *한국과 국제정치*, 제 30 권 제 1 호（2014）, pp. 213~214.

註㊵ 이영학, “중국 시진핑 지도부의 신 대북 정책 동향 및 시사점: 4 차 및 5 차 북핵 실험을 중심으로,” *중소연구*, 제 40 권 제 3 호（2016）, pp. 70~73.

註㊶ KOTRA, *2016 북한 대외무역 동향*（서울: KOTRA, 2017）, p. 12.

註㊷ 조봉현, “대부제재이후 북중 교역 현황과 전망,” *KIEP*, http://csf.kiep.go.kr/issueInfo/M002000000/view.do?articleId=18382. 검색일자 2017. 10. 5.

airiti

了緩和緊張局勢，中國對北韓加緊經濟制裁，對美國提出「雙暫停」倡議，但美國拒絕了「雙暫停」，中國加緊經濟制裁引起北韓的不滿，而造成中朝關係更加陷入僵局。儘管中國在表面上堅持不容北韓擁核，促使朝鮮半島無核化，但北韓拒絕無核化對話情況下，實在難以逼迫北韓棄核。

另外，從北韓角度上看，金正恩政權推動核武發展戰略，固定化北韓擁有核武，藉此確保核武談判上占優勢地位，主導朝美對話，然而，北韓核武發展（尤其第 6 核試爆）引發國際社會強烈反彈，中國加緊對北韓的經濟制裁，美國考慮採取軍事行動，南韓（文在寅政府）臨時部署薩德系統，因此，儘管北韓核武計畫即將完成，但對外經濟與軍事安全處境越險峻。在此情況下，以南韓平昌奧運爲契機，金正恩政權展開和平攻勢，向南韓示好，追求兩韓對話、美朝對話，乃至於表明願意將無核化擺在談判上，以尋求美朝對話的線索。北韓的和平攻勢引發南韓與美國的回應，於 2018 年 4 月與 6 月分別舉辦「文金會」與「川金會」，且在此兩場高峰會上，同意努力實現朝鮮半島的完全無核化，同時達成協議改善關係與建立和平機制以及推動經濟合作，藉此抓住了軍事安全與經濟發展的機會。

對中國而言，中朝關係是錯綜複雜的關係，中國著重於其國家利益，追求北韓政權的存在，北韓的生存戰略（核武戰略）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因此對核武發展採取強硬態度，加緊對北韓的經濟制裁，然而，另一方面，中國擔心，北韓面對美國的軍事壓迫與中國加緊經濟制裁，反彈中國，向中國發動挑釁，儘管中國政府採取無核化態度，但以蔡建與朱鋒等中國官方學者爲首，以在北韓的核武能力已接近完成階段的情況下，難以逼迫北韓棄核爲由，逐漸出現容忍北韓擁有核武的意見。尤其是朱鋒在公開討論會上，以中國未反對巴基斯坦擁核，反對北韓擁核是雙重標準爲由，提出接受北韓擁核的事實。㊸依據南韓學者李成賢的研判，官方學者當中，容忍與不容北韓擁核的學者各分爲 50%，且中國內部政策方向轉爲容忍北韓擁核。㊹在此情況下，金正恩提出無核化的意志接軌中國對朝鮮半島戰略目的，不僅推動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而且藉此弱化美韓日軍事同盟，緩和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因此中國熱烈支持北韓的提議。儘管北韓對韓美兩國的和平攻勢，引發南韓與美國的回應，朝鮮半島局勢再度出現突破，但北韓向韓美提出高峰會議，卻未向中國提出高峰會議，因此中國憂慮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力被邊緣化，且擔心在美朝協商過程中北韓成爲親美政權。因此中國積極追求中朝關係的改善，不僅強調中國無能力「管朝鮮」，控制鄰國也與中國的長期外交政策相悖，中朝是相互平等和彼此尊重的友好鄰邦，且指出中朝友好關係符合中朝雙方的國家利益。㊺

註㊸ 예영준, 정효식, “미중 커지는 ‘한반도 군사옵션’ 우려,” *중앙일보*, http://news.joins.com/article/22212004. 검색일자 2018.4.12.

註㊹ 李成賢博士爲南韓世宗研究所的研究員，獲得北京清華大學博士，與中國的朝鮮半島學者及專家進行密切交流，觀察中國朝鮮半島學者與專家對北韓核武態度的動向。作者 2017 年 1 月 30 日赴韓國世宗研究所，訪談李成賢博士。

註㊺ 「中朝友好關係絕不可受韓美日干擾」，**環球網**，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8-03/11674091.html，檢索日期 2018 年 4 月 12 日。

airiti

另外，對北韓而言，儘管改變核武態度，願意與韓美兩國推動無核化談判，北韓與韓美在北韓推動核武過程上的態度不同，北韓主張階段性、同步的措施，而美國則希望北韓首先棄核達成一攬子協議。北韓爲了克服朝美之間的立場差距，並在朝美協商上確保最大的實利與地位，利用美中競爭結構，亦即打中國卡，緩減美國強硬態度，而打美國卡則引導中國的合作。㊻因此金正恩在舉行南北、朝美高峰會前後，3 次訪問中國，與習近平進行高峰會，強化朝中「戰略溝通」，藉此獲得中國的支持，減輕經濟制裁，擴大經濟合作。例如，金正恩在 3 月 25 日至 28 日，一次訪問中國，與習近平進行中朝高峰會談，提出透過階段性、同步的措施來解決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㊼於 4 月 27 日舉行「文金會」，同意推動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合作與年內達成終戰和平；於 5 月 7 日至 8 日 2 次訪問中國大連，進行「習金會」，強化雙方戰略溝通；於 6 月 12 日舉辦「川金會」，同意朝美改善關係、建立和平關係以及實現朝鮮半島的完全無核化；於 6 月 20 日至 21 日 3 次訪問中國，商討經濟合作問題。

透過中朝戰略溝通與合作，北韓修復中朝關係，依靠雙方合作關係與中國的支持，北韓積極面對南北、朝美對話，順利舉辦南北、朝美高峰會且取得了積極成果。中國顯露中國處於朝鮮半島外交的中心，避免被邊緣化，保持朝鮮半島的影響力。由此可見，儘管北韓政權的生存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但北韓政權生存戰略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因此，圍繞著北韓的核武問題，中朝雙方出現分岐與齟齬，然而，由於金正恩政權改變其核武態度，中朝之間消除了分歧與齟齬的因素，反而增加了雙方合作的空間。

伍、結　論

自從金正恩上台以來，圍繞著北韓的核武發展戰略，中國與北韓之間反覆緊張與和緩，其主要原因在於，由於北韓核武戰略牽涉到雙方之間的共同利益與衝突，致使彼此戰略陷入困境。北韓的「核武發展與經濟建設並進路線」是國家生存戰略，金正恩透過並進路線戰略，試圖確保北韓的安全利益與經濟利益，同時，主導並進路線戰略，建立「唯一領導體制」，加強北韓政治獨自性與政策自律性，藉此加強其政治地位與確保其政權的安全。北韓的並進路線基於核武發展戰略，核武發展戰略是一種「邊緣戰略」，針對美國，將其作爲爭取安全保障的籌碼，同時，抑制中國對北韓影響力，警惕中國干涉北韓內政。然而，北韓核武發展戰略與邊緣政策，促使南韓與美國採取反制措施，導致朝鮮半島地緣政治的風險與不確定性提高，且使美國強化其同盟體制，破壞區域戰略平衡，損害中國的戰略利益。因此中國強烈反對北韓的核武戰略，

註㊻　田炳坤，「韓半島局勢變化與中朝關係展望」，發表於轉換時期的韓半島與中國，延邊研討會（韓國：韓國成均館大學成均中國研究所、韓國國際交流財團、延邊大學國際政治學系主辦，2018 年 6 月 22 日），頁 29。

註㊼　林永富，「北韓外交官首提分階段無核化」，**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11000088-260309，檢索日期 2018 年 4 月 12 日。

airiti

對北韓採取經濟制裁措施，以期促使北韓改變戰略態度，但金正恩不理睬中國的要求，持續進行核武試爆與飛彈試射，不惜中朝關係陷入僵局。從此觀點上看，由於北韓核武發展戰略關係到中朝兩國的國家利益，促使彼此之間衝突與齟齬。

諷刺的是，由於地緣關係，北韓的核武發展戰略連結到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惡化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利益，但中國對北韓政策卻受限於地緣政治因素，換言之，金正恩的核武發展戰略，導致朝鮮半島地緣政治的風險增溫，朝鮮半島地緣形勢改變，造成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壓力遞增，在此情況下，中國不得不重視北韓在中美之間緩衝地帶的價值。因此，儘管北韓核武戰略惡化中國的地緣戰略環境，中國強烈譴責與不惜採取經濟措施，以反制北韓的行爲，然而，北韓政權的垮臺不僅在戰略利益上，失去中美之間緩衝地帶，讓中國直接面對美國勢力，將產生巨大戰略負擔，且在發展利益上，破壞朝鮮半島和平與穩定，影響到中國持續經濟發展的穩定環境，從此角度上看，北韓的生存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正因如此，中國採取朝鮮半島無核化戰略，承諾將更加嚴格執行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同時，採取維持政權生存的對北韓政策，反對垮臺北韓政權的任何行動，強調以和平手段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北韓問題，以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另外，對中朝經貿交流上，儘管對北韓採取經濟措施，限制經貿交流，但排除民生與人道主義的經貿交流在外。

由於中朝之間的地緣與經濟關係，中國若是採取嚴厲經濟制裁，停止所有經濟支援與經貿合作，北韓政權就是面臨生存危機，若北韓政權垮臺就加重中國國家安全與發展上的壓力，損害中國核心利益，因此中朝雙方都指責對方的態度，但希望保持兩國之間的經貿合作。爲了維護雙方關係，中國對北韓制裁上採取雙重態度，亦即中央政府採取嚴厲制裁，而地方政府則採取寬鬆的態度，在此情況下，中國對北韓經貿合作反覆出現，中央政府強烈控管時，地方政府不推動對北韓的經貿交流，過一段時間，中央政府鬆綁控管時，地方政府重啓雙方經貿交流，而中央政府則默認地方政府的經貿交流，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制裁下，利用不平衡的貿易條件，排斥貿易競爭對手，獨占與北韓的經貿合作，藉此擴大其經濟利益，同時，建立雙方之間的經貿關係爲分工合作關係。㊽

由於北韓的核試爆與中國的反制措施，兩國關係經常陷入僵局，但關係破裂對兩個國家的國家利益毫無益處，因此兩國在面對雙方關係交惡時，派遣特使至北京或平壤，以維護雙方關係。北韓進行第 3、第 4 次核試爆之後，金正恩派出其親信崔龍海、李洙墉特使至中國，力求緩和因進行核試爆等而陷入僵局的雙方關係。另外，北韓的核武發展嚴重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與大國戰略，因此以第 5、第 6 次核試爆爲契機，習近平政府加緊對北韓的經濟制裁，但習近平派出宋濤特使至平壤，以改善雙方之間的僵局，進而面對朝鮮半島對話局面，金正恩 3 次訪問中國，進行高峰會談，修復雙方友好關係，且強化外交與經貿合作。藉由雙方合作合作關係，北韓確保外交友

註㊽ 권영경, “김정은 시대 북중 교역관계의 특징분석과 유엔 2270 호 제재이후 전망,” *통일문제연구*, 제 29 권 제 1 호 (2017), pp. 27~28.

airiti

邦與經濟發展機會，維護政權生存的籌碼，而中國在朝鮮北部維護共產政權體制，防止此地出現親美政權，藉此在朝鮮半島上保持勢力均衡。圍繞著北韓政權的生存，雙方之間具有共同利益，因此儘管在核武問題上雙方彼此分岐與齟齬，但經貿上仍進行合作與交流，然而由於金正恩的態度轉換，消除雙方國家利益衝突的因素，因此基於其國家利益，雙方關係反覆出現緊張與緩和。

*　　*　　*

(收件：106 年 12 月 1 日，接受：107 年 3 月 29 日)

airiti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in Kim Jong-Un Era: A National Interest Perspective

Bum-sig Ha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nd Director of Korean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analyz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during the Kim Jung-un era from both Chinese and North Korean's national-interest perspective, as well as the direction of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Since Xi Jinping and Kim Jong-un took office as China and North Korea's head of state in 2013 respectively, both countries have been adopting policies to lose their people's national interest from each other, which in turn have caused great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North Korean's national interests, maintaining stability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headed by Kim Jong-un is the top priority. Therefore, since Kim Jong-un took office, North Korea has been inheriting Kim Jong-il's "military-first politics," and has been continuing to develop military technology, holding missile tests, and executing its 3rd nuclear test. Moreover, he has adopted equal emphasis policy for nuclea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as to solidify its people. He also executed people who were endangering his political authority. Furthermore, North Korea has been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to reduce the gap of military power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South Korea, and is using nuclear weaponry as a bargaining chip in their negoti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North Korea's

airiti

nuclear strategy also jeopardized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China's c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clude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dditionally, sinc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around China, such as tension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East and China Seas, were key to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China has been opposing North Korea's policy of holding nuclear weapons. China also has been adopting hardline policy to take part in the financial sanction on North Korea by international society. Furthermore, China has been exploiting channels of diplomatic co-operation with United States as denuclearization of North Korea, and has been trying to realize it through China-United States co-operation, as well as seeking to build new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China-U.S. relations are made complicated whe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strengthening security alliance with South Korea and Japan, after Clinton declared the U.S. return to Asia. In this circumstance, the status of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would generate political turbulence in northeast Asia, given North Korea's geographic location in Asia and its close proximity to northeast China, as well as heat up political uncertainty around China, and even cause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Therefore, China would like to maintain a stable communist regime in North Korea and a steady situation in its surrounding area.

In terms of national interests for both countries, Kim Jong-un thinks that nuclear strategy would provoke a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but could keep national defense security for North Korea. However, for China, maintaining a balanced and a continuance of communist regime in North Korea corresponds to its national interests. As a resul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is an uneasy mix of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due to their differing national interests.

Keywords: North Korea's National Interest, China's Core Interests, North Korea's Nuclear Strategy, China's Strategy toward North Korea,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

airiti

參 考 文 獻

「中朝友好關係絕不可受韓美日干擾」，**環球網**，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8-03/11674091.html，檢索日期 2018 年 4 月 12 日。

「美立場疑軟化 就等北韓肯談」，**蘋果日報**，https://tw.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daily/20171214/37873524，檢索日期 2018 月 3 月 2 日。

田炳坤，「韓半島局勢變化與中朝關係展望」，發表於轉換時期的韓半島與中國，延邊研討會（韓國：韓國成均館大學成均中國研究所、韓國國際交流財團、延邊大學國際政治學系主辦，2018 年 6 月 22 日），頁 29。

朴炳光，「胡錦濤時期中國對北韓政策及其對北韓核武問題之認知」，**全球政治評論**，第 31 期（2010 年），頁 27~46。

朴炳光，「應對朝鮮半島突發事變的中國外交及軍事戰略」，**全球政治評論**，第 46 期（2014 年），頁 65~80。

李登科、林文程、林正義、劉德海、鄧中堅，**國際政治**（蘆州：國立空中大學，1996 年）。

李敦球，「朝鮮半島地緣政治的變化及中國新的戰略抉擇」，**環球網**，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7-01/9931743.html，檢索日期 2017 年 1 月 15 日。

李軍，「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成因與解決之道」，**自由微信**，https://freewechat.com/a/MzI4ODE0MjA3Nw==/2652358703/1l，檢索日期 2017 年 1 月 15 日。

林永富，「北韓外交官首提分階段無核化」，**中時電子報**，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411000088-260309，檢索日期 2018 年 4 月 12 日。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臺北：五南，1997 年）。

河凡植，「中國大陸建構新型大國關係戰略與其對南北韓政策的影響：從權力轉移觀點分析」，**展望與探索**，第 12 卷第 5 期（2014 年），頁 50~70。

倪世雄，**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2010 年）。

楊少強，「金正恩六度核試爆 錢到底從哪來？」，**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6837/2689650，檢索日期 2017 年 9 月 20 日。

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

Holsti, Ole R.,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3, No. 1（Winter 1989）, pp. 15~44.

Morgenthau, Hans J., “What Is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82（July 1952）, pp. 1~7.

Morgenthau, Hans J., “Another Great Debate: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6, No. 4（December 1952）, pp. 961~988.

Morgenthau, Hans J., *The Purpose of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 Alfred A.Knopf., 1960）.

Nuechterlein, Donald E.,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Interest: A Time For New Approach,”

airiti

Orbis, Vol. 23, No. 1 (Spring 1979), pp.73~92.

韓文文獻

고수석, "北 영해 침범 땐 발포, 친중파 제거, 미·러 활용해 중국 견제," *중앙선데이*, http://news.joins.com/article/21964638?cloc=Joongang|sundayhome|popularnews. 검색일자 2017. 9. 24.〔Ko, Soo-suk, "North Korea Fired China When China Invade Territorial Waters of North Korea, Removed the Prp-China, Heled in China Check by Utilizing the US and Russia," *JoongAng Sunday*, http://news.joins.com/article/21964638?cloc=Joongang|sundayhome|popularnews. Accessed on September 24, 2017〕

구영록, 한국의 국가 이익: 외교정치의 현실과 이상 (서울: 법문사, 1995).〔Koo, Young-nok, *Korea's National Interests: Reality and Ideal of Diplomacy and Politics* (Seoul: bobmunsa, 1995)〕

권영경, "김정은 시대 북중 교역관계의 특징분석과 유엔 2270 호 제재이후 전망," *통일문제연구*, 제 29 권 제 1 호 (2017), pp. 1~35.〔Kwon, Young-kyong,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Trade Relation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China in the Era of Jung-Eun Kim and Prospect after Economic Sanction against North Korea," *The Korean Journal of Unification Affairs*, Vol. 29, No. 1 (2017), pp. 1~35.〕

김보미, "김정은 정권의 핵무력 고도화의 원인과 한계: 북한의 수직적 핵확산과 정권안보," *국방정책연구*, 제 33 권 제 2 호 (2017), pp. 35~64.〔Kim, Bo-mi "Vertical Nuclear Proliferation of North Korea and Its Regime Security: How Nuclear Weapons Sustain Kim Jong Un Regim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Defense Policy Studies*, Vol. 33, No. 2 (2017), pp. 35~64.〕

김성철, "북한의 핵억제론: 교리, 전략, 운용을 중심으로," *평화학연구*, 제 15 권 제 4 호 (2014), pp. 121~144.〔Kim, Sung-Chull, "North Korea's Nuclear Deterrence: Its Doctrine,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The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Vol. 15, No. 4 (2014), pp. 121~144.〕

김애경, "중국의 국가이익 재구성 분석: 대 개도국 외교 전략 변화를 중심으로," *민주사회와 정책연구*, 제 23 호 (2013), pp. 142~171.〔Kim, Ae-kyung, "A Study on China Reconstruct Its National Interest: the Shifts of Chinàs Strategy toward Developing Country," *Democratic Society and policy Studies*, Vol. 23 (2013), pp. 142~171.〕

김흥규, "시진핑 시기 중국의 대한반도 전략사고의 변화와 함의," *신아세아*, 제 22 권 제 4 호 (2015), pp. 36~59.〔Kim, Heung-kyu, "Diversified Strategic Thinking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during the Xi Jinping Era and Its Implications," *New Asia*, Vol. 22, No. 4 (2015), pp. 36~59.〕

김흥규, "4 차 북한 핵실험과 사드의 국제정치," *통일정책연구*, 제 25 권 제 1 호 (2016), pp. 25~58.〔Kim, Heung-kyu, "North Korea's 4th Nuclear Test and the Logic

airiti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THAAD Deb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udies*, Vol. 25, No. 1 (2016), pp. 25~58.〕

리단, "시진핑 시기 중국의 한반도 전략 패러다임 분석," *평화학*연구, 제 16 권 제 3 호 (2015), pp. 7~25.〔Li, Dan, "An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Strategy Paradigm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Xi Jinping's Time. *The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Vol. 16, No. 3, pp. 7~25.〕

박형준, "중국의 대북정책 결정 요인 연구: 북한 핵실험을 중심으로," *평화학연구*, 제 16 권 제 4 호 (2015), pp. 83~109.〔Park, Hyong-joo, Study on the Determined Factor of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by China: Centered on the Nuclear Test by North Korea. *The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Vol. 16, No. 4 (2015), pp. 83~109.〕

박인휘, "고립 탈피를 위한 전방위외교 총력전," *북한*, 통권 제 515 호 (2014), pp. 45~51.〔Park, Ihn-hwi, Multi-Vector Diplomacy to Escape from Isolation," *North Korea*, No. 515 (2014), pp. 45~51.〕

박영민, "김정은 정권의 대외전략과 그 요인 연구: 한국의 대북정책에 주는 함의," *한국동북아논총*, 제 73 호 (2014), pp. 209~228.〔Park, Young-min,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Kim Jong-Un's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73 (2014), pp. 209~228.〕

서동만, "북조선의 유교 담론에 관하여: 김정일의 통치 담론을 중심으로," *통일문제연구*, 제 18 권 제 1 호 (2006), pp. 99~148.〔Suh, Dong-man, "The Confucian Discourse of North Korea: Based on Kim Jongil's Governing Ideology," *The Korean Journal of Unification Affairs*, Vol. 18, No. 1 (2006), pp. 99~148.〕

신종호, "시진핑 시기 중국의 대외전략 변화와 한반도 정책에 대한 영향," *통일정책연구*, 제 25 권 제 2 호 (2016), pp. 133~157.〔Shin, Jong-ho, "Change in China's Foreign Strategy in the Xi Jinping Era and Its Impact on China's Policy on Korean Peninsul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udies*, Vol. 25, No. 2 (2016), pp. 133~157.〕

서정경, "중국은 왜 북한의 핵개발을 저지하지 못하는가?," *북중관계다이제스트* (서울: 다산출판사, 2015), pp. 27~42.〔Seo, Jeong-kyung, "Why is China Unable to Stop North Korea's Nuclear Development?," *North Korea-China Relations Digest* (Seoul: Dasan, 2015), pp. 27~42.〕

서정경, "북중관계의 새로운 변화와 동맹의 딜레마," *성균차이나브리프*, 제 3 권 제 1 호 (2015), pp. 39~45.〔Seo, Jeong-kyung, "New Change in North Korea-China Relations and Alliance Dilemma," *Sungkyun China Brief*, Vol. 3, No. 1 (2015), pp. 39~45.〕

윤대규, *북한에 대한 불편한 진실* (서울: 한울, 2013).〔Yoon, Dae-kyu, *Inconvenient Truth about North Korea* (Seoul: Hanul, 2013)〕

이민규, "중국의 국가핵심이익 시기별 외연 확대 특징과 구체적인 이슈," *중소연구*,

airiti

제 41 권 1 호 (2017), pp. 41~75.〔Lee, Min-gyu, "Periodic Characteristics and Issues of China's Core Interests' Expansions," *Sino-Soviet Affairs*, Vol. 41, No. 1 (2017), pp. 41~75.〕

이영학, "중국 시진핑 지도부의 신 대북 정책 동향 및 시사점: 4 차 및 5 차 북핵 실험을 중심으로," *중소연구*, 제 40 권 제 3 호 (2016), pp. 49~85.〔Lee, Young-hak, "Chinàs New Policy Trend toward NK Nuclea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cused on the 4th and 5th Nuclear Test," *Sino-Soviet Affairs*, Vol. 40, No. 3 (2016), pp. 49~85.〕

예영준, 정효식, "미중 커지는 '한반도 군사옵션' 우려," *중앙일보*, http://news.joins.com/article/22212004. 검색일자 2018. 4. 12.〔Yeh, Young-june, Jeong, Hyo-sik, "Concerns about 'Military Option on Korean Peninsula'," *JoongAng Ilbo*, http://news.joins.com/article/22212004. Accessed on April 12, 2018.〕

정재홍, "중국의 대북정책 변화와 한반도 다자안보체제 구축 가능성 고찰," *중국지식네트워크*, 제 5 권 (2015), pp. 25~51.〔Chung, Jae-hung, "China's North Korea Policy Change and Study on Korean Peninsula Multilateral Security Order Possibility of Establishment," *China Knowledge Network*, Vol. 5 (2015), pp. 25~51.〕

조봉현, "대북제재이후 북중 교역 현황과 전망," *KIEP*, http://csf.kiep.go.kr/issueInfo/M002000000/view.do?articleId=18382. 검색일자 2017. 10. 5.〔Cho, Bong-hyun, "Current State and Prospects of Trade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China after the U.N. 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 *KIEP*, http://csf.kiep.go.kr/issueInfo/M002000000/view.do?articleId=18382. Accessed on October 5, 2017.〕

차동길, "김정은 집권 시기 북한의 전략결정요인에 관한 해석적 연구," *한일군사문화연구*, 제 22 권 (2016), pp. 75~99.〔Cha, Dong-gil, "Interpretive Research on Strategic Determinants of North Korea during Kim Jong-un's Reign," *Journal of Korean-Japanese Military and Culture*, Vol. 22 (2016), pp. 75~99.〕

차상훈, "중국의 대 (對)한반도정책: 책임대국과 시진핑의 대북정책 딜레마," *한국과 국제정치*, 제 30 권 제 1 호 (2014), pp. 51~90.〔Cha, Chang-hoon, "China's Policy toward the Korean Peninsula: A Responsible Power and Xi Jinping's Dilemma with North Korea," *Korea and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1 (2014), pp. 51~90.〕

황지환, "김정은 시대 북한의 대외전략: 지속과 변화의 병진노선," *한국과 국제정치*, 제 30 권 제 1 호 (2014), pp. 187~221.〔Hwang, Ji-hwan, "North Korea'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Kim Jong-un Era: The Parallel Line between Continuation and Change," *Korea and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1 (2014), pp. 181~221.〕

현성일, *북한의 국가전략과 파워엘리트* (서울: 선인, 2011).〔Hyun, Sung-il, *North Korea's National Strategy and Power Elite* (Seoul: Sunin, 2011).〕

KOTRA, *2016 북한 대외무역 동향* (서울: KOTRA, 2017).〔KOTRA, *2016 North Korea's Foreign Trade Trend* (Seoul: KOTRA, 2017).〕